

李国文
文集

随笔二

闲话三国

第11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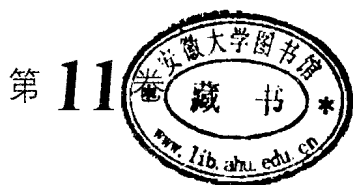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国文 文集

随笔 二

闲话三国

第 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国文文集. 11, 随笔. 2, 闲话三国/李国文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629-0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8354 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11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29-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李国文是当代文坛的常青树。早年以小说成名,亦因小说获罪,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文革”后复出,驰骋文坛数十年,佳作不断,屡获好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渐将目光转向历史,写起了文化随笔,且一发而不可收,展示了其才华的另一面。

李国文的小说,素以直面现实,关注众生,剖析人生百态为特点;近二十年来,虽沉潜于历史,但他的目光也并未脱离当下,用嬉笑怒骂、幽默冷辣的文字,表达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理解,自有一种严肃和深透。

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李国文文集》,收录其各种文体之代表作,凡十七卷十八册,集中呈现了李国文从文近六十年的创作成就。其中第一、二卷为长篇小说,第三、四卷为系列小说,第五、六、七卷为中短篇小说,第八、九卷为散文,第十至十七卷为随笔。小说收集较全,散文、随笔则经过了择选,若干篇目作者有不同程度的修订。

由于李国文从文时间长、著述丰,因此,在这套文集的编辑过程中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2年1月

目 录

三国启示录	(1)
文学的生命力	(3)
为什么要拜把子	(6)
愚昧和迷信	(9)
造神运动的滥觞	(12)
天不睁眼人奈何	(16)
为大众的文学	(19)
文学常青树	(22)
分合聚散的辩证法	(25)
天下大势	(27)
谁让你不长胡子?	(30)
龙床上打滚	(33)
蔡邕与董卓、王允	(35)
竖子不足与谋	(40)
美人计或连环计	(43)
董卓的下场	(47)
王允的结局	(52)
吕布之死	(55)
想当皇帝的袁术	(58)
难兄难弟	(63)

文明与野蛮	(66)
不过演义而已	(71)
惨毒文字残忍心	(76)
复辟即倒退	(79)
政治家和文学家	(82)
曹操真豪迈	(87)
何谓“刺”？	(92)
覆巢之下无完卵	(94)
陈琳的命运	(98)
聪明反被聪明误	(103)
得人者昌	(107)
谋士三国	(109)
弱和强的较量	(113)
官渡之战	(117)
龙多不治水	(120)
挣脱金丝笼	(123)
诗人曹操	(128)
善将将者	(134)
政治与文学	(137)
小说造神	(144)
被棒杀的关云长	(147)
张飞杀关羽	(151)
于吉现象	(154)
英雄自妩媚	(157)
取士毋废偏短	(159)
善用谋士的曹操	(163)
这个女人不寻常	(168)

置之死地而后生	(171)
诸葛亮的出场	(174)
吟罢梁甫出南阳	(176)
实事求是说孔明	(178)
长江后浪推前浪	(181)
三国重头戏	(184)
火烧赤壁	(187)
清代的关羽崇拜	(191)
赤壁鏖战	(193)
年岁不饶人	(195)
舌战群儒	(199)
三国周郎赤壁	(202)
唯才是举	(206)
既生瑜,何生亮	(209)
历史上的周公瑾	(212)
羁縻有术	(216)
周瑜的胃口	(219)
赵云的方巾气	(221)
巧者劳而智者得	(224)
织席贩履者的短见	(227)
凡庸的刘玄德	(230)
和亲考	(234)
兵不厌诈	(237)
刘玄德的“仁义”	(239)
曹操不称帝	(242)
抹书间韩遂	(245)
话说曹操	(249)

孟德烧书	(257)
荀彧之死	(259)
崔琰之死	(262)
曹操用人不拘一格	(265)
谢幕前的清场	(268)
煮豆燃豆其	(272)
凤雏之死	(275)
逐兔先得	(277)
诸葛亮与关、张	(280)
常山赵子龙	(284)
褒贬关羽	(286)
大意失荆州	(288)
关羽走麦城	(290)
关羽死后	(294)
孙权之智	(297)
刘备称帝三年	(300)
刘备泪洒白帝城	(302)
刘备托孤	(304)
兵败如山倒	(306)
扶不上去的天子	(309)
姜维的悲剧	(312)
蜀衰之本	(315)
太过自信的伟人	(318)
大树底下不长草	(322)
马谡失街亭	(326)
逼反了的魏延	(329)
诸葛亮不用魏延计	(332)

小题大做的战争	(338)
诸葛亮南征	(342)
孔明智在吾先	(345)
诸葛亮的悲剧	(348)
吴大帝的晚年	(355)
不破不立	(361)
政客无真情	(365)
历史的重演	(368)
我看司马懿	(371)
司马懿的等待	(375)
大开杀戒的司马懿	(379)
钟会的心曲	(381)
钟会与嵇康	(385)
三国之战死了多少人	(388)
统一与分裂	(392)
历史与演义之别	(395)
文学奇葩	(398)
历史这面镜子	(400)

三国启示录

——做一个中国人，焉能不读《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本奇书。是一部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称得上是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历史小说。

其实，自公元184年汉灵帝黄巾之乱起，到公元280年东吴孙皓降晋的九十六年间的这段历史时期，在整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只能算是短短的一瞬。然而，这段不足百年的三国鼎立的局面，那刀光剑影，权谋纷争，忠贤奸愚，风云变幻的史实，如此家喻户晓，以致比之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人们都更能津津乐道一些。

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到中华民国的孙中山、蒋介石，算起来该是二十六史或是二十七史了，但哪一史也不如魏、蜀、吴被中国老百姓所熟知。要说打仗，比三国的仗，打得大者，不可胜数。要说杀人，历朝历代，由古至今，何止亿万，三国死的人，顶多是个零头。要说称王称霸，大忠大邪，文治武略，英雄美人，哪部史中找不出来呢？独是三国，经罗贯中演义之后，三国的历史，便成了普及度最广，知名度最高的一段历史。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这部《三国演义》，在近五百年来广为传播，深入人心的结果。

这不能不说是《三国演义》的功绩。当然，也是文学的功绩。

政治家读它的权谋，军事家读它的韬略，士农工商被它的传奇故事所吸引，道学家则抓住了它的仁义道德，大做文章，底层社会视桃园结义，为千古楷模，至今仿效不绝。大人物以史作鉴，把

《三国演义》俨然当成一本教科书，老百姓饭后茶余，《三国演义》又是一份消遣的佳品，聊天的谈资。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者，看其王道，霸者，看其霸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千秋赏鉴，品评不已。所以此书问世数百年来，盛行不衰，一代又一代的人捧读把玩，爱不释手。如今，甚至飘洋过海，成为世界性的《三国演义》，这充分说明它长青永存的艺术魅力。

在这部书里，弱者从中看到了勇气，得到或多或少的振作，强者则于英雄豪杰的身影中，看到自己的长短。谋事者从中懂得如何寻找进身之阶，得意者也自然会在这本书里吸取覆辙之鉴。统治者曾经用过它来愚弄人民，人民又用书中的帝王将相的成败，来褒贬统治者。正义之人，震撼其中之正义，如同邪恶之徒，偏好其中之邪恶一样，各取所需。心怀叵测者从中能找到知音，坦荡君子当然也不难寻到同道。欲杀人者，比之书里血流成河的规模，也许不必于心不安，在劫难逃者，能不为同命同运而一哭乎？兴灭继绝，护道统之不坠，更迭替代，创一己之新图，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振振有词的依据。“分久必合”，矛盾的统一，“合久必分”，又何尝不是辩证法呢？浩浩哉，荡荡哉，读《三国演义》，如入名山，谁也不会空手而返的。

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步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变，至少未大变，或形式变，而实质未变，或语言变口号变，而内容未变，从这个角度来读《三国演义》的话，这本书真可称得上是中国人的一部不同凡响的启示录。

所以，做一个中国人，读一读《三国演义》，绝对是大有裨益的事情。

文学的生命力

——看《三国演义》，不仅仅是替古人掉泪

中国有记史的传统，中国人更有讲史的习惯。从宋代的陆游那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里提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便知道，从那个时期起，“说三分”这些专讲三国故事的说书人就出现了。

于是，明代就有了在话本基础上修改加工，凝练完善，雅正文字，拾遗补阙的《三国演义》，至罗贯中，这部历史小说正式定型，后又经毛宗岗父子润饰，便是现在通行的版本。印刷数量之大，读者受众之多，普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在中国自有书籍以来，为当仁不让的出版物冠军。

凡中国人，在其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交往言谈，工作学习之中，都会因涉及这部伟大作品，而感受到无时不刻的存在。

有一句谚语说：“老不看三国”，生怕人学得更加老奸巨猾。因为再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中炉火纯青的权术如此透露人性之恶。还有一条谚语说：“看三国，替古人掉泪”，似乎又怕人过多关心遥远的事，为人类仅有的善良，未免太感情用事。

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部书，像《三国演义》这样和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如此紧密联系的。我们知道，历史小说终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然而，它对于三国时期的若干历史事件的评价，若干历史人物的判断，竟能起到超越正史的作用。曹操的一张白脸，应该说

是《三国演义》给他涂上的,关羽成为尊神,香火供奉,更是《三国演义》推崇的结果,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功能,表现之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中,莫过于这部不朽之作了。所以史学家讶异它浸润正史的力量,以至于扑朔迷离,莫辨真伪。文学家则不能不佩服这部历史小说的既是历史,又是小说的弥合无缝的统一,在历史小说中,至今,它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自古至今,类似的演义浩若烟海,当代人写历史小说者,则更是荦荦大端。但比之《三国演义》,或是通俗敷衍,拘谨而乏文采;或是向壁虚构,荒唐无足凭信;或是陈词滥调,庸俗甚至腐朽;或是泥古不化,令人不堪卒读。有的把帝王后妃写成比当代人还新潮的摩登人物,有的把起义领袖写成深谙当代游击战术的将领,有的把丑恶美化成为进步,把反动歌颂成为美行,有的把暴君写成明主,军阀写成救星,封建道德写成万世不变的纲常伦理,那老百姓自然也就写成了群氓。更有一些历史小说作家,或是跑马圈地,占山为王,把某段历史视作私家禁脔,不容他人插足;或是以史为名,变相卖春,糟蹋古人,貽笑大方;或是志大才疏,贪多求全,力不从心,难以为继;至于那些充斥地摊的粗制滥造的伪劣历史小说,则是属于打假范围的事情了。所以,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历史小说,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深入人心。现在如此,若干年以后,仍将如此,因为它是部真正的艺术品。

它不是白话小说,也不是文言小说。半文不白,自成一式。它比白话典雅,而不失平白如话的特点,它比文言浅显,可又并不艰深费解。上自满腹经纶之士,下至引车卖浆者流,居然雅俗共赏;从舞台至银幕,从地方戏到电视剧,搬演出来,也能老少咸宜。无论点头称是也罢,摇头非议也罢,这本书以其自身的政治、艺术价值而传世永存。

它曾被人誉为“第一才子书”,高于《庄》、《骚》、《史记》,认为

“扶纲植常”、“裨益风教”而顶礼膜拜。也被人视作“野史芜秽之谈”、“萑苻啸聚行径”而“最不可信”。责之以“太实而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以及“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者，也大有人在。虽确有诸多不足之处，然而无论如何，这部千百年来由说话人，艺人和文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智慧结晶。不但有观赏价值，有娱乐价值，有消遣价值，而且有文学价值，思想价值。除此以外，还有启示意义的实用价值。

《三国演义》的生命力，也许就在这里。

为什么要拜把子

——毛泽东早说过：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拜把子，是国货。很少见外国人有什么结义兄弟的，除非勾肩搭膀的同性恋，两个男人有点像契兄契弟那样亲热。正经的西方男人很忌讳同性之间过分亲昵的，友情可以很深厚，但无结拜这一说。即或是基佬，他们也宁愿是夫妻，而不想成为兄弟的。

在中国，在旧社会，拜把子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上自党国大老，下至市井百姓，挺热衷这种用契约形式肯定下来的，无血缘但能达到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情谊。据说，蒋介石当年在上海发迹，就和一位青洪帮的头子杜月笙拜过把子。后来，他还和少帅张学良，也换过帖的。

这都是属于政治行为了，磕头归磕头，翻脸归翻脸。西安事变，少帅留了老蒋一条命，还算义气当先，但他把这位义弟，差不多等于关了一辈子，至死也不说一个放字，真够不义气的了。用得着时义气，用不着时就不义气，所以，拜把子也叫结义的由来。

契结金兰，歃血为盟，叩首发誓，生死兄弟，是属于中国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一种独有的人际交往形式。中国人喜欢采用感情的方法，巩固和对方的关系。春秋战国时国与国间讲究“质子”，国君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邻国以示信，无非为了联络以保安全，也许后来觉得这种以人质表示感情的做法，有点残酷，逐渐被淘汰了。汉代就改了，用“和亲”这种办法，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成了我的

女婿,你还能反我吗?其实,嫁到番邦的公主,等于人质一样。那些单于们高兴承认你是老丈人,不高兴杀了你的女儿犯边骚乱,也时有发生。于是,还是“结义”的手段实际实用,便广泛普及了。

刘邦和项羽在举事后,就“约为兄弟”过,共同反秦的。秦还未亡,这两个人就打得不亦乐乎。公元前203年,成皋、广武之战,项羽急了,把刘邦的老爹抓来,放在火上烤,用以胁迫刘邦就范。刘邦则更无赖,捎过话来:你我是拜把子弟兄,我爹就是你爹,如果你一定要烹我爹的话,别忘了给我留一块肉下酒。因此,拜把子,多半是政治上的结合,感情是次而次之的事。

政治上的需要,当然也包括经济上的支持,一旦不存在彼此的关系,这种结合也就瓦解。

《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中的“结义”二字,一直被认为是“千古佳话”。成为后世几千年来,所有拜把子弟兄的榜样。连烧香磕头,三牲仪式,结盟誓词,年龄序齿,都沿袭刘、关、张模式不变。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一本权谋教科书的话,那么,这种“结义”手段,就是此书的第一个权谋。“千古佳话”,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外包装罢了。古往今来,所有的卑鄙的和不那么卑鄙的,以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都会披上一件漂亮外衣的。

拜把子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尤其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中间,广为流行。这种以感情色彩掩盖其政治目的或阴谋意图的结集方式,因为儒家提倡“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缘故,所以多不为具有一定文化教养的社会阶层认同。同样,以金钱为价值观的,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的资产阶级,通常也不采取拜把子的手段。

在《三国演义》中,袁绍四世三公,众望所归。曹操官宦世裔,

身家显赫，孙策江东贵胄，势倾一方，这些人是用不着和谁结义，来互相帮衬的。相反，刘备织席贩屦，张飞屠猪沽酒，关羽杀人亡命，相比起来，现今的阶级分析，当然属于好出身了。但在当时却是低微卑下，无足轻重之辈。因此，他们要想在群雄蜂起的局面中冲决而出，一无权势，二无钱财，三无人望，也就只有用这种结义手段聚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点声势。

作为单个的人来讲，处在社会生活的较低层面，人微言贱，出头无望。只有同声共气，相互援引，生死以助，不分你我地抱成一团，才能立足，才能挣扎，也才能奋斗。

刘、关、张结义的实质，不就是这么一回事么？

所以盟誓中必不可少的一句，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死，也就是死党的死。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结义，所企求于对方者，也就是这一个死字。若仅是维系感情和友谊的话，没有必要起这么严重的誓，一下子就把死字放在前面的。

这就是拜把子背后的真情。那些把兄把弟之间，以及类似的死党之间的不分彼此，情逾手足，倾家相与，信誓旦旦的交往，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吗？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记住这句话，也就一目了然了。